

## 那年除夕的春晚

□徐成文

小时候,对于除夕,伸长脖子等待的就俩字——吃、玩。贫瘠了三百多日子的胃,终于可以让油分子游畅一回;忙碌了一年多的书本,也暂时束之高阁。尽情地吃,无拘地玩。

而今对于除夕,更多是一份盼望,那是对于央视春晚的等待。央视春晚自1983年伊始,我几乎是每年必看。不管众人说三道四,评头论足,我自觉央视春晚是我除夕夜的一道美味佳肴。

1986年的除夕之夜,我却因为没有看完春晚而沮丧。在我那个还挣扎在温饱线下的小村庄,1986年的改革春风才渐次吹拂。全生产队三十余户人家,只有狗胜和王二毛家购买了电视机。

狗胜是我的好伙计。那年期末拿通知书,是我帮他更改了数学成绩,他才没有被火爆脾气的父亲打屁股,所以他对我感恩不尽。知道我家里没有电视机看除夕夜的春晚,他主动抛出邀请,说是除夕夜到他家去看春晚,给我安排一个正对电视机的位置,相当于今天的C位。我心里窃喜,春晚又有着落了。除夕之前漫长的日子,狗胜每天下午都抱着糊着锅巴的课本及《寒假作业》到我家来与我共同完成作业。在我这个“学霸”的带领下,狗胜居然也能在除夕前完成寒假作业。

除夕夜,我在自家的厨房里潦草地啃了一支猪蹄,在母亲的一顿臭骂后赶往狗胜家,我要第一个赶到,我怕其他人坐了狗胜专门为我设定的“宝座”。到狗胜家,狗胜家人还在觥筹交错,我一看狗胜家的挂钟,才七点一刻,距离央视的春晚开播还有很多时间。狗胜端来一盘向日葵,我寂寞的嘴开始咀嚼。

周围的邻居陆陆续续打着火把来到了狗胜

家。不一会,狗胜家小小的堂屋,生长出很多人。来晚了的人,没有座位,就像春天的笋子,插满了堂屋的空隙处。我却坐在电视机的正对面,静候央视春晚的到来。

八点整,欢声笑语中迎来了赵忠祥和姜昆。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才看到一半,堂屋一片漆黑,大家乱麻一团,叽叽喳喳如麻雀闹林。原来停电了!看见对面其他农户的屋子明晃晃,有人说是我们生产队的电闸跳了。于是,有脚步快地前去通知生产队的电管员。电管员是生产队一个年近七旬的五保户,等他一颠一簸地移到电压房把电闸推上去,春晚已经过了大半。好在电终于来了,总算可以开开心心看余下的春晚。

或许老天爷不让我们看个完整的春晚。姜昆、唐杰忠的相声刚播完,电视机荧屏一片雪花,没有声音没有图像。狗胜立马跑到地坝,对室外电视接收器左转转右挪挪,荧屏里时而传出声音,时而呈现图像。倒腾了半个小时,狗胜累得半死,电视里要么有图像无声音,要么有声音无图像,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没有电视可看,人群躁动不安,而哈欠声也如流感般蔓延开来,大伙看不到恢复的希望,个个打着呵欠郁闷而归。

我最后一个离开,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狗剩将一大包向日葵送给我,连声的对不起。

以后的日子大家都好起来,家家户户都买了电视机,彩电代替了黑白,闭路代替了天线接收器。

如今,看春晚依然是很多人除夕夜的首选。手机里,平板上,电视前,可以互动,可以抢红包,人人乐呵呵参与其中。

## 儿时的年味儿

□陈德琴

时节进入腊月,过年就近在咫尺。当年干的活,在腊月要收尾;当年的收入和支出,在腊月要算账,收多少支多少欠多少,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机关单位工作的同志,到了年底,必得写一份年终总结,工作上的、思想上的、生活上的,方方面面要总结到位。过年仿佛是个坎,大年三十前,无论开心的、不高兴的,都得收拾好,再续以昂扬的、饱满的、充满希望的精神迎接新年到来。

过了腊月二十四的传统小年后,年味儿便在人们的紧张忙碌中越来越浓。家庭主妇们开始扫“扬尘”(打扫卫生之意):房前屋后的排水沟要疏通,灶屋睡房的灰尘要除尽,猪圈牛圈里的畜粪要挑到田间地头当肥料;所有的被子、枕套、床单都要一一应浆洗干净。老辈人说:小年除尘很重要,扫去晦气来年好。如若看到院子里的竹竿上晾晒着像万国旗的床单、被套时,便知道年关将近了,年味儿便在这些日常收纳规整中渐渐汇聚。

腊月里,集市上最能反映年味儿的是一字排开的炒货摊、服饰摊。炒货摊上的瓜子、花生、胡豆、糖果等,香喷喷地装在尼龙口袋里;卖炒货的商贩扯着嗓门大声吆喝着“买年货啦,瓜子花生麩子糖,麻辣胡豆红薯干”。服饰摊更是满满当当,红的绿的,毛衣棉裤,一应俱全。一年到头,老的少的都得买件新衣过年,至少正月初一或者正月初二走亲戚时,得有件簇新的衣服,不仅喜气,还是对一年辛苦劳作的犒赏。每个赶集日,叔伯婶娘都提着大包小包年货喜气洋洋地回家,年味儿便在三三两两邻居的聊天声中喜笑颜开地荡漾。

带有家乡味儿的年货怎么能少?除了在集市上买的,家庭主妇们还会自己动手做年货,比如家乡特色的腊肉、香肠、黄粬、二米粬。用干爽的稻草烧灰泡水,再用其水浸泡一定比例的糯米、粘米,蒸熟糍粬加入野生黄栀子制作成黄粬,无论同醪糟煮,还是同腊肉炒,亦或者闲聊烤火时煨,都是极具美味的年货;还有用糯米、粘米按比例浸泡推成浆,再吊干做成的二米粬,是过年时招待客人吃点心搓汤圆标配材料。大年初一早餐,家家户户都用二米粬做大汤圆(圆包),家庭主妇为测试全家人运气,还会在大汤圆中包入一元硬币,谁如果吃到就预示他这一年将行好运。腊肉、香肠更不必说,冬至后开始准备,几乎是家家餐桌上的同类项。当然还有平时收集的南瓜籽、胡豆、红薯干等零食,主妇们会用盐炒得嘎嘣脆,不仅给自家小孩吃,还用来招待客人。只要看到家庭主妇们忙三忙四地准备这些吃食的时候,年就快到了。年味儿便像发酵的面团在家家户户的日子里膨胀。

日子很快就到大年三十了。这天,主妇们早早起床,将多日来准备的年货一一摆出。男人杀鸡、剖鱼,女人清洗腊肉、香肠;还会用早已准备好的米粉掺入鸡蛋调匀后炸酥肉。这一天,平时舍不得烧的煤炭灶会呼呼地烧起来,柴灶火塘也一直亮堂堂地燃着,铁罐里咕嘟咕嘟地炖着腊肉、鸡肉,小院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肉香。

午间时分,家里的男人,无论大人小孩,提着早已准备好的猪肉、酥肉、纸钱、黄酒等祭品到祖坟上祭祀,意即迎接祖先回家过年。待他们祭祀回来后,团年饭正式开始。这时,当家男人会在堂屋外放一挂长长的鞭炮,大声请祖先们上座过年。不多会儿,乡村的山间沟壑里便会响起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我们根据鞭炮声响,便知道谁家团年吃饭了。

吃罢午饭,男人们贴对联,小孩子换上簇新的新衣、鞋袜撒欢儿玩,全村老少嗑着瓜子,嘻嘻哈哈地摆着龙门阵,过年便正式拉开帷幕。

## 藏在年味里的故乡

□孙垚

故乡,是离家的孩子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念想。即使在梦中醒来,思乡之情依然会弥漫心房,想念的泪水会情不自禁的流淌。

浓浓的年味将心底的一切打湿!愈近年关,故乡就成了身在异乡的游子心里魂牵梦绕的地方。年的味道,在清新的空气里就能够嗅到。这一阵一阵的风里似乎还藏着故乡爹娘那一声声亲切的呼唤。

每到腊月,大多数人都会站在岁月的肩上张望,乡下的父母站在高山上张望自己的孩子;身在异乡的孩子在时间的间隙里悄悄张望着回家的路。所有人都将自己心中那份独有的情思定格在了那片生育养育自己的地方!

不变的乡音成了每个人行走在异地独有的印记。在老乡间的交谈里,每一句话都饱含了彼此间的问候和对家乡的深切思念,每一个字都牵扯出内心最割舍不下的那个地方——故乡。

当街上的腊八粥、红糖糍粬的叫卖声飘荡在耳畔时,内心深处总有些起伏不定。自己就会不自觉联想到之前每到过年时,母亲亲自连夜熬煮的腊八粥,还有那煎得满屋飘香的红糖糍粬。而今,一个人独自坐在台灯下面回想着儿时的那份年味,翻开手机的通讯录,拨通了与家人间的电话,在闲聊间谈到自己喜欢吃的并且充满儿时回忆的食物。

一份食物勾起了潜藏已久的相思,一通来自家乡的电话会扰乱那颗平静许久的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会常常在夜里伏在书桌上问自己,是否找到了那根联系自己与家乡的纽带?一个个漫长的冬夜里,这个问题多次出现,我每次总会不自觉的叩问自己。最后发现,答案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于我而言,故乡是一个温暖的鸟巢,炊烟是乡下人家生活里的一丝丝浪漫。故乡在冬日阳光下的模样,就像一枚钉子深深钉入了我的胸膛。我时常眺望心里牵挂的那个地方,视线尽头透迤着希望,像一部情景剧的开头。疫情当下,自己对亲人、爱人的牵挂更加深切,对故乡的眷恋也愈发热烈!

漫漫回家路是一段最让人向往的旅程,当车票上的终点变成故乡时,从踏上故乡的土地那一刻起,自己心中恍若就有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

经历了不平凡2020  
我们迎来了2021  
听,耳旁春风浩荡  
看,头上阳光灿烂

□陈官煊

劫后重生的中国  
为世界树起标杆  
历经苦难的人民  
迎来春回大地福满人间

我们挺过来了  
忘不了那煎熬的昨天  
那是一场残酷的战争  
虽然没有炮声没有硝烟

亲人隔房难相见  
邻里隔墙如隔山  
一场无妄之灾  
叫万家灯火一夜暗淡

江河为之呜咽  
天地为之悲叹  
酒杯斟满眼泪  
那个年过出多少辛酸

今天的中国  
到处春意盎然  
北疆,红梅绽放  
南国,桃花争妍

天佑中华  
精准扶贫圆满收官  
点亮心灯  
大写特写英雄诗篇

今年的春节  
酒杯装满笑语歌喧  
今年的春节  
碗盘盛满饭香果甜

啊,中国春节喜气洋洋  
中国春节彻夜狂欢  
中国春节团团圆圆  
中国春节平平安安

## 中国春节